

老子通證上篇

一章

北流馮

振振

道可道。

范應元曰可道謂可言也。

非常道。

李嘉謀曰常者不變之謂物有變而道無變。

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蘇轍曰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微。

釋文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道而無異名。同謂之玄。

蘇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

老子常以玄寄極也。○馬其昶曰同者即有即無。即無即有。斯乃玄也。以後單言或曰玄或曰同。連文則曰玄同。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通論〕道者渾然本體。無有分別。無有對待。離言說相。離名字相。不可道不可名者也。道

而可言。即非常久不變之道。名而可名。亦非常久不變之名。今夫仁也。義也。此道之可道

者也。仁者愛人。而有殺身以成仁。義者宜也。而有大義以滅親。執一說以說仁義。仁義不

可通也。不執一說以說仁義。是仁義非變之道也。縱盜不殺於盜。為仁於人。為不仁殺毒。蛇猛獸於毒。蛇猛獸為不仁於人。為仁。

老

子

通

證

而為淵。海有時而為田。飄風不終朝。驟雨

老子通證上



馮振 撰
劉桂秋 點校

老子通證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老子通證 / 馮振著. -- 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5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ISBN 978-7-5617-9585-9

I. ①老… II. ①馮… III. ①道家②《道德經》—研究 IV. ①B223.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2)第112204號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老子通證

著 者 馮 振
點 校 者 劉桂秋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項目編輯 龐 堅
裝幀設計 勞 韜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50×1168 32開
印 張 5
字 數 12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
書 號 ISBN 978-7-5617-9585-9/B·711
定 價 22.00元
出 版 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整理弁言

自一九三四年一月起，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的十幾種著作陸續印行出版。《老子通證》作爲這套叢書的第八種，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作者馮振。

馮振字振心，號自然室主人，廣西北流人，生於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一九一〇年，十四歲的馮振隨叔父馮介往上海求學，就讀於中國公學、南洋公學，前後共五年，未及卒業，因重病而輟學回家。自一九一七年起，先後任梧州中學教員、北流中學教員及校長、容縣中學教員。一九二七年九月，應聘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嗣後又兼任教務主任。馮振在無錫國專供職長達二十餘年，其間雖曾兼任江蘇教育學院、上海正風文學院、上海大夏、暨南、交通各大學教授，然一直「未嘗離無錫國專」。一九四九年寒假後，馮振辭去無錫國專教職回到老家廣西北流，是年暑假，應聘任廣西南寧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〇年，南寧師院併入廣西大學，馮振被聘爲廣西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三年全國高校院系大

調整，以廣西大學文教學院爲基礎，成立廣西師範學院，馮振任中文系專職教授，一九五七年起又兼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七年，馮振病逝於桂林，享年八十七歲。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無錫國專師生開始了長達八年多的顛沛流離、艱難備嘗的歷程。這是無錫國專三十餘年校史中最爲艱苦卓絕的一段經歷，同時也是馮振一生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最有華彩的一章。一九三八年二月，國專師生在校長唐文治的率領下，經一路輾轉奔波，抵達桂林，並租賃民房作爲教室，正常上課，從此開始了國專的「桂校」時期。是年六月底，唐文治因年邁體弱且水土不服，決定請假回上海治療，由馮振任代理國專桂校校長。十一月，因武漢、廣州相繼失守，桂林吃緊，隨之長沙在大火中成爲焦墟，無錫國專由桂林再遷往馮振的家鄉廣西北流縣山園村。到了一九三九年，因學生人數增加，校舍無法安排，學校由山園遷往約二十里之外的原無錫國專教授陳柱的家鄉蘿村。從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國專桂校在桂林東南、離市區約十餘里的穿山建立新校舍，並於當年九月由北流蘿村遷至桂林穿山。在穿山約有三年時間，辦學條件和環境相對比較穩定。一九四四年八月，日本侵略軍攻陷湖南衡陽，至九月十日，桂林緊急疏散。於是國專桂校師生開始了又一次的顛簸流離，而幾年辛苦建成的穿山校舍後來也毀於兵燹。桂校的師生員工

先是到了蒙山縣文爾村。到了十二月，日軍攻陷新圩，逼近蒙山。因意見不一致，學校師生乃分成兩支：一支轉移至瑶山金秀瑶族自治縣，另一支先後歷經蒙山縣古蘇沖、大塘鄉，昭平縣仙回鄉鹿鳴村，昭平縣北陀鄉，最後於一九四五年三月重回北流縣山圍村；而留駐在金秀瑶山的那一支，因該地高寒食艱，無法維持，最終也回到了山圍。兩處師生匯齊後，於四月借山圍磐石高級小學重新開學上課。在此長達八年多的流離遷徙中，或是時時面臨敵人炮火迫近校園之虞，或是辦學條件、辦學環境極其簡陋不堪，或是經費來源幾近枯竭……國專桂校的師生們所經歷的種種艱難困苦，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的。筆者近年撰成的《無錫國專編年事輯》一書對此有詳盡的記載。而馮振作爲國專桂校的代理校長，以其堅毅卓絕的精神，率領國專桂校師生慘澹經營，苦心撐持，終得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又經歷了一番輾轉奔波後，復員回到無錫。抗戰勝利後，曾經擔任過無錫國專教授兼校務主任的現代文史大家錢基博，特撰《唐文治先生創設國學專門學校之宗旨》一文，文中說：

獨念二十六年十月，唐先生以寇之涉吾地，青年心理純潔之如一片白紙，未可以染；自忘其老，而以七十高齡，跋涉山川，護送諸生以移漢口，轉湘入桂，遂以委重於馮振心先生而責以代理校長。馮振心先生受命危難，當仁不讓……

然而私立之校，不同國立學院專校經費之資國幣挹注。諸生無公費，學校無經費。馮先生困心衡慮以力拄艱危，諸生忍飢耐寒以相從危難。及三十三年十二月，寇深國危而桂林亦陷，穿山新建之校舍，付之一炬，馮先生則率諸生以入瑤山。戎馬轉徙，未嘗一日廢弦誦；艱苦同嘗，而無一人出怨言；此其堅貞蒙難，咸有一德，仁之至，義之盡，豈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脈於西南，而實以續如縷不絕之國命！^①

這不僅可以看作是錢基博對馮振帶領國專桂校師生於抗戰八年中遷徙流離、苦難備嘗而堅韌卓絕、弦誦不廢的精神的一種高度評價，也可以看作是對無錫國專堅持辦學三十餘年所體現的價值意義的一個總結。

馮振於一九四三年撰有《馮振小傳》，文中云：「平生讀書，好首尾無間，一字不輕放過，或隨手校勘，丹黃遍其上。」「每不自揆，廣心博覽，義理、辭章、考據三者，每欲兼營並包……義理好先秦諸子，兼治宋明理學；辭章好詩古文辭，不拘於

① 錢基博：《唐文治先生創設國學專門學校之宗旨》，《江蘇民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宗派，而浮詞濫調，在所必擯；考據好許氏《說文》，而清儒形聲故訓之學，亦頗心醉。^①而他一生的教學與學術研究，亦主要圍繞上述的三個方面進行：

先看教學方面。在無錫國專等校，馮振於先秦諸子學，先後開設過《老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課程。這些課以指導學生讀原書為主，條分縷析，綱舉目張，不故作艱深，不落入瑣碎；而於講授墨經和名家學說時，喜用邏輯和歸納的方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在講授文字學課程時，馮振以許慎《說文解字》為主，自編講義，依《說文》五百四十個部首次第，逐字講授，其間博采清代段玉裁等各家之注及現代鐘鼎文、甲骨文之研究成果，使學生瞭解掌握文字構造與變化之義理，進而通曉文字訓詁之學。在無錫國專後期的教學中，馮振還開設過詩選的課程，據當年的聽課者之一、後來成爲著名紅學家和文史學家的馮其庸回憶，馮振在這門課上「着重講詩法，而且他講的詩法，是他自己從大量的唐宋元明清的七言絕句里概括歸納出來的，講解時一經點破，似乎恍然大悟，無甚奧秘，但難在未點破之前，

① 馮振：《馮振小傳》，見党玉敏、王傑主編《馮振紀念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五三〇頁。

能從大量的詩作中發現其自身的種種規律，形成詩法，這就實在太不容易了。」^①

在治學撰述方面，馮振於先秦諸子學的論著有《老子通證》、《荀子講記》、《韓非子論略及提要》和《呂氏春秋高注訂補》等書。其中《荀子講記》亦是馮振在無錫國專為學生講授《荀子》的基礎上撰寫而成。是書依原著目次，「逐篇研討，加以批評」。荀子是戰國中後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同時也借鑒吸收諸子之學，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故此書在評述荀子學說時，不僅聯繫儒家，且廣泛鉤連諸子各家，以明荀子思想之所由來。《韓非子論略及提要》則不依原著目次，而是分成法術、君臣、賞罰、重刑、必罰、威嚴、去仁愛、去施予、主道、刑名、參驗、功用、立法、明法、去私、任法等十六項，每項中先列舉原著中相關論述，再加按語進行評說；這樣，便能使讀者比較系統而完整地瞭解韓非子思想的要義。馮振在「形聲故訓之學」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說文解字講記》。是書依《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逐部講授；每部之字，則擇其尤要者講之。該書的最大特點，是「把經學、諸子學與

① 馮其庸：《懷念我的老師馮振心先生》，見馮振著《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三一、三二二頁；又見《馮振紀念文集》，第五四頁。

《說文》學結合起來研究，並善於博采衆家之長，連類及彼，獨抒己見，在二十世紀初《說文》學的研究正在轉型的學術環境中獨樹一幟。^①

馮振在詩學方面的著作有《七言絕句作法舉隅》、《七言律髓》和《詩詞雜誌》等。這三部書的共同特點，是對古代詩詞的藝術技巧及詩話、詞話中的詩詞創作理論進行總結闡發，從古代大量的作品實例中概括提煉出種種不同的詩詞作法，以「示人以規矩」。此外，馮振本人也精於舊體詩的創作，著有《自然室詩稿》、《自然室詩續集》、《自然室詩第三集》等後來與《詩詞雜誌》一起，匯為《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誌》，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當年在國專就讀、後來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著名研究專家的周振甫曾評價馮振詩歌的風格特點是「語似平淡，而情味深摯，工於寫景，有詩情畫意，雖出自於自然，實經千錘百煉」^②。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馮振在抗戰時期所寫的多詩作。他在為《自然室詩續集》所寫的「自敘」中說，當其抗戰前後數年之中，「家國之變，離亂之苦，戰士捐軀之壯烈，民衆赴難之奮勇，不特生平所未經，抑亦

① 曾德珪：《馮振文選》前言，見曾德珪選編《馮振文選》卷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② 周振甫：《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誌》後記，見馮振著《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誌》，第二九八頁。

亘古所稀有。其驚心動魄，可歌可泣，固足以播之詩章、傳諸天下後世而不朽。」中國古代自來有「詩史」之說，而馮振寫於這一時期的許多詩作，反映那個時代國家危急存亡的局面，記錄無錫國專遷徙流離、艱苦辦學的情狀，有著特別珍貴的價值和意義。

在馮振的先秦諸子學研究中，《老子通證》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在《自序》中交代該書的撰寫經過和取名緣由說：「民國十六年秋，余奉錫山唐蔚芝夫子之命，承乏教席於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既而為諸生授《老子》。《老子》，余素所篤好者也。自來解諸子書者，莫衆於《老子》，而多先自存成見，強《老子》以自圓其說，鮮能得老氏之本真。余不獲已，別撰《老子通證》為教本。」在體例上，是書按《老子》原書八十一章的順序，每章下於正文之外，設「注文」、「通論」、「參證」三項。在本書的《凡例》中，作者對這樣的體例設置均有所說明：「注文主解釋字句之義，即附本句之下」，「注文不主一家，上自戰代，下至今人，均有采及。」《老子》作為中國古代道家學派最重要的元典性著作，歷來的研究者極夥，二千多年來對其進行研究和箋釋的著作，至少在千種以上；《老子通證》中採擇的相關重要研究著作也有五十多種。但作者強調這不是給《老子》作「集解」，所採前人注文「大要選其精

華，求其融貫，不尚博徵，但期約取。間有不同之說，義足並存，無乖宏旨，亦兼采一二。然亦祇以兩義爲限，所以異夫集解也。時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其採擇的原則是要將前人的注解統攝於作者自己對《老子》的整體性理解之中。「通論主貫通一章之旨，繫在章後」，其中「雖時采前賢之說，仍以個人之義爲主。劉彥和云：『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此真通人之論，竊附斯義，以爲折中。」在這一部份中，集中體現了馮振對《老子》各章的全面理解。《老子》素稱文約而義奧，但在經過馮振既紧扣原文又明順曉暢的詮解后，各章之意旨便豁然而顯。「參證主比類證明，列其末焉」，「解經者貴乎以經證經，尤貴乎以本經證本經。蓋必如是而後其字義宗旨之所在，可得而明也；解子者亦何能異是。」注文、通論、參證三項相輔相成的體例設置，是一種頗有創造性的解老方法，有論者將其命名爲「三環論證法」^①。通過這種三環論證，就能幫助讀者對原書的字義句義、各章意旨乃至全書所表現的老子的哲學範疇思想學說，都能有較爲明確清楚的理解。

^① 王桐蔭：《重讀〈老子通證〉》，見《馮振紀念文集》，第一二七頁。

在這「三環論證法」中，「參證」部份所採用的以子證子、以老解老的方法，是《老子通證》一書最顯著的一個特色，也是歷來特別廣受各家好評的地方。早在西漢時期，司馬遷便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也指出：「《老子》裏面全是些簡而不明的格言，因其簡而不明，所以無論提出任何一句，我們都可以隨意發揮，作一篇洋洋大文。中國原有注釋《老子》的書，真是汗牛充棟，其中十有八九是以《老子》的格言爲題目而自己借題發揮。」^①我們若想在許多可能的解釋中，決定哪一種解釋是合於或近於《老子》的原意，是很困難的。所以講《老子》不難，而想找決定《老子》書中的話的原意，或近於其原意的意思，卻是很難的。^①可以說，以「六經注我」、強古人之說以就己的現象，在歷來解老、說老各家中，體現得特別明顯。在此背景下，《老子通證》採用以老解老、以子證子的方法，其中「以本書證本書者，十之八九；以子證子者，不過十之一二」，而且在「以子證子」的部份，大多也是像《莊子》和《韓非子》中的《喻老》、《解老》這樣的早期的、直接闡發《老

① 馮友蘭：《評馮振著〈老子通證〉》，見《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

子》思想的文字。通過這樣一種本經互注、反復參照發明的方法，以求找出《老子》各章之間的比類關聯，進而比較客觀準確地揭示《老子》一書原本的意旨。這種方法得到了馮友蘭的稱賞，特意撰文予以評論，文中說《老子通證》一書「所用以講《老子》之方法，是很得當，值得介紹的。」^①

劉桂秋於江南大學人文學院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① 馮友蘭：《評馮振著〈老子通證〉》。

《老子通證》自序

民國十六年秋，余奉錫山唐蔚芝夫子之命，承乏教席於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既而爲諸生授《老子》。《老子》，余素所篤好者也。自來解諸子書者，莫衆於《老子》，而多先自存成見，強《老子》以自圓其說，鮮能得老氏之本真。余不獲已，別撰《老子通證》爲教本。既畢業，諸生有就而問者曰：先生之書，每章之後，既繫以通論，又多益以參證。通證之名，得非各取一字連綴而成之乎？余曰：有是哉，是固然也，然而未盡也。諸子著書，莫不各有其宗旨。雖枝葉扶疏，而根柢於一本，故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讀諸子書者，必融匯貫通，求其宗旨之所在，然後能明其萬派生於一源，一源流爲萬派，此通之事也。然自有主意，強古人以就已，首尾本末，仍相聯屬，是亦通也；而可以謂爲其人之宗旨，不可謂爲古人之宗旨也。故通必有事於證焉。證者，所以明義非虛構，語有左證也。通論但通一章之義而已，若沿參證而貫通之，雖全書之義可通也。然則疏通證明，期不失老氏之本真，此又通證之名所由取也。雖然，義求有證，已若可信；今又多以本書證本書，殆更足信矣。而所引以爲之證者，是否不已失其本旨，此至難言也。苟所引以爲之證者，已有謬

誤，則以誤證誤，其誤滋甚，又安見語有左證而遂能一無所誤乎？然則本書之疏通證明者，其果能得老氏之宗旨乎？抑猶不免余一人之宗旨邪？斯則待讀者之自定之而已。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流馮振自序於無錫國學專門學院。

凡例

一、本書分注文、通論、參證三項。注文主解釋字句之義，即附本句之下；通論主貫通一章之旨，繫在章後；參證主比類證明，列其末焉。

一、注文不主一家，上自戰代，下至今人，均有采及。大要選其精華，求其融貫，不尚博徵，但期約取。間有不同之說，義足並存，無乖宏旨，亦兼采一二。然亦祇以兩義爲限，所以異夫集解也。時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

一、通論期在融會一章之義，雖時采前賢之說，仍以個人之義爲主。劉彥和云：「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此真通人之論，竊附斯義，以爲折中。其有全錄成文，必注明某人之說，以避剽竊之嫌。

一、解經者貴乎以經證經，尤貴乎以本經證本經。蓋必如是而後其字義宗旨之所在，可得而明也。解子者亦何能異是。參證所引，以本書證本書者，十之八九；以子證子者，不過十之一二。即此一二，亦選擇綦嚴。總以能得確解，不流附會爲主旨。否則寧付闕如。即以本書證本書，亦嚴守此律。義苟相通，不憚博舉；意少